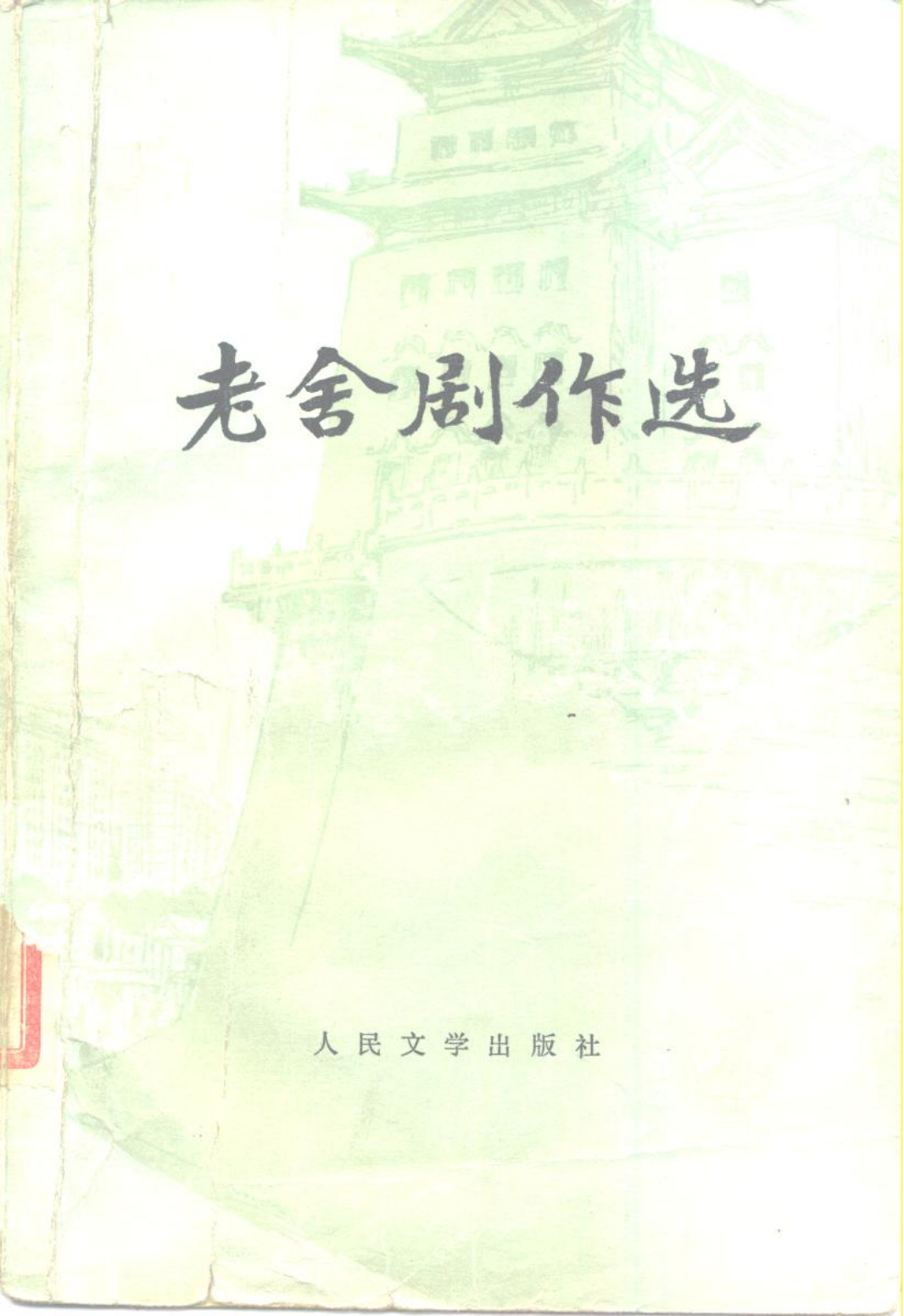




老舍剧作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老舍剧作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八年·北京

老舍剧作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263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2 插页3

1959年9月北京第1版 1978年5月北京第2版

1978年5月第2次印刷

书号10019·1476

定价0.55元

出版说明

一九五九年我社出版的《老舍剧作选》，是老舍同志生前的自选集。这次重印，经老舍夫人胡絮青同志审定，补入《神拳》一剧，并收进作者谈剧本创作过程和写作意图的三篇文章。

这次排印，以作者的自选集为底本，参照作者生前出版的单行本，在文字上作了个别校勘。

封面题字 胡絮青

封面设计 宁成春

南國驕陽紫塞沙
工兵無處不開花
雲峰笑
閘通天路水庫歌
騰萬頃霞汗滴千
山都入
畫風源四海好為
家英雄姓字君休
問集体
丹心最可誇
一九六五年九月
現話劇英雄工兵

廣州部隊戰士話劇團留念

老舍



——
作者手迹

序

剧本不容易写。所以我要练习练习。建国十年来，我的笔墨劳动主要是在习写剧本上。连话剧带戏曲一共写了十五六本，大约平均每七八个月生产一部。其中有质量较好的，也有较差的，还有极不象样子，写完即扔掉的。剧本真是不容易写。想把剧本写好，正同想把小说写好一样，需要丰富的生活经验与高深的进步思想。但是，剧本还需要特殊的技巧，比小说作法更严格更精密的技巧。这三样——生活、思想、技巧，我都贫乏。就拿我的较好的剧本来说，也并不怎么突出；尽管我劳动甚勤，还是免不了出次品、废品。不过，出次品、废品也不无好处：一次失败，下次执笔就也许更得法一些。我没有抱着废品落泪。我把它扔掉，而后再学习，再尝试。于是，十年来习作剧本未曾间断。

不会就学，失败了就再干！我们必须有这股子劲儿，要不然就对不起党，对不起人民！是的，党重视文艺，关切作家。就以我这个生活、思想、技巧三穷的人来说，党始终关切我，帮助我，鼓励我，老叫我心里热乎乎的。不管领导者是多么忙，我去求教，就必详为指导。我写出了次品，领导也还指出一二可取之处，批评与鼓舞结合。这就使我欲罢不能，越干越有劲。没有党的关怀，十年来我可能什么也写不出。党给了我创作的新生命。

西方国家某些认识我的人说，我已不敢写我所要写的作品，

而专听共产党的号召，作了应声虫。假若我是应声虫，我看哪，他们大概是胡涂虫。应声吗？应党之声，应人民之声，应革命之声，有什么不好呢？胡涂虫不肯如此应声，因为胡涂，不辨好歹啊！我应了声，所以我才有了点新的认识，新的理想，新的责任心，新的力量。这值得骄傲！算了吧，无须再多说，胡涂虫是不容易听懂明白话的。

党号召文艺创作要百花齐放。这一定不是胡涂虫们所能理解的。在这个号召下，我写了《茶馆》、《女店员》和《全家福》。从内容上看，《茶馆》写的是旧社会，而《女店员》与《全家福》都写的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的新事。往史今事都可以写，百花齐放嘛。从形式上看，我大胆地把戏曲与曲艺的某些技巧运用到话剧中来，略新耳目。百花齐放嘛。在春光明媚、百花争艳的境界中，我怎能不高兴，不想出奇制胜呢？这种喜悦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家才能得到。可怜的胡涂虫们，写你们的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吧，你们的那些小小的成见叫你们永难放出一朵鲜花来。

在社会主义大门以外的人，也很难想象到我与我的作家朋友们的另一种喜悦：我们全国的飞跃前进也表现在文化生活上。是的，我们的工业农业的确得到了惊人的跃进成绩。随着工农业的丰收，人民也必然要求在文化上跃进。这是不应当忽视的事实。与人民自己动手进行文艺创作的同时，人民对作家写的作品也更加注意，争来欣赏。尽管我写的不怎么好，可是连大杂院的老太太小媳妇也来看我的《红大院》，男女售货员们来看《女店员》。这给我很大的鼓舞！人民和作家打成一片了！在这些勤劳可爱的观众里，有的是生平第一次来看话剧。他们极认真地看戏，看完还不走，要求马上同演员们座谈。我受了感动！党

鼓励我，人民鼓励我！这些鼓励使我不能不要求自己既要写得多，还要写得好！附带着说，以一部分劳动人民现有的文化水平来讲，阅读小说也许多少还有困难。可是，看戏就不那么麻烦。这就是我近来不大写小说，而爱写剧本的另一原因。人民喜爱戏曲，可是也越来越多地喜爱话剧。话剧的作者与话剧剧院，在这个形势下，就都不大够用了。因此，虽然有些朋友劝我仍去写小说，我还不致马上点头。

今年，全国人民都以难以形容的欣喜与热情，迎接即将到来的第十届国庆节，都争取以最好的贡献向党献礼。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囑告我拿出点礼物来。我可拿什么呢？想来想去，只好献曝。我的礼品虽轻，可是感谢党与人民的热忱却与别人无异。我选了四个剧本，印为选集，敬献上去。随着这部选集，我也献上爱党爱国的一片真心！

四个剧本是《龙须沟》、《茶馆》、《女店员》和《全家福》。《龙须沟》照旧版重印，没有什么修改。《茶馆》的第三幕较软一点，本想从新写过，可是找不出时间。《女店员》也需要加工，也因忙于付印未能如愿。《全家福》现在还未排演，无从下手修改，只好暂行印出，作为文学剧本吧。

这点微薄的礼品实在拿不出手去，可是我也知道有党的领导与关怀，有人民的帮助与爱护，我会下决心加紧勤学苦练，以期来日写出更好一些的作品来。

一九五九年五月，老舍序于首都。

目 次

序.....	1
龙须沟.....	1
茶馆.....	73
女店员	145
全家福	225
神拳	291
附:	
《龙须沟》写作经过	363
答复有关《茶馆》的几个问题	366
吐了一口气	369
《老舍剧作选》再版后记	胡絮青 374

龙 须 沟

(三幕六场话剧)

人 物 表

王大妈——五十岁的寡妇，吃苦耐劳，可是胆子小，思想旧。

她的大女儿已出嫁，二女儿正在议婚。母女以焊镜子的洋铁边儿和作针线活为业。简称大妈。

王二春——王大妈的二女儿，十九岁。她认识几个字，很想嫁到别处去，离开臭沟沿儿。简称二春。

丁四嫂——三十岁左右，心眼怪好，嘴可厉害，有点嘴强身子弱。她的手很伶俐，能作活挣钱。简称四嫂。

丁四爷——三十岁左右，四嫂的丈夫，三心二意的，可好可坏；蹬三轮车为业。他因厌恶门外的臭沟，工作不大起劲。简称丁四。

丁二嘎子——十二岁，丁四的儿子，不上学，天天去捡煤核儿，摸螺蛳什么的。简称二嘎。

丁小妞——二嘎的妹妹，九岁。不上学，随着哥哥乱跑。简称小妞。

程疯子——四十多岁。原是相当好的曲艺艺人，因受压迫，不能登台，搬到贫民窟来——可还穿着长衫。他有点神神气气的，不会以劳力换钱，可常帮忙别人。他会唱，尤以数来宝见长。简称疯子。

程娘子——程疯子的妻，三十多岁。会作活，也会到晓市上

作小买卖；虽常骂丈夫，可是甘心养活着他。疯子每称她为“娘子”，即成了她的外号。简称娘子。

赵老头——六十岁，没儿没女，为人正直好义，泥水匠。简称赵老。

刘巡长——四十来岁。能说会道，善于敷衍，心地很正。简称巡长。

冯狗子——二十五岁。给恶霸黑旋风作狗腿。简称狗子。

刘掌柜——小茶馆的掌柜，六十多岁。简称掌柜。

地痞一人。

警察二人。

青年一人。

群众数人。

第 一 幕

时 间 北京解放前，一个初夏的上午，昨夜下过雨。

地 点 龙须沟。这是北京天桥东边的一条有名的臭沟，沟里全是红红绿绿的稠泥浆，夹杂着垃圾、破布、死老鼠、死猫、死狗和偶尔发现的死孩子。附近硝皮作坊、染坊所排出的臭水，和久不清除的粪便，都聚在这里一齐发霉。不但沟水的颜色变成红红绿绿，而且气味也教人从老远闻见就要作呕，所以这一带才俗称为“臭沟沿”。沟的两岸，密密层层地住满了卖力气的、耍手艺的，各色穷苦劳动人民。他们终日终年乃至终生，都挣扎在那肮脏腥臭的空气里。他们的房屋随时有倒塌的危险，院中大多数没有厕所，更谈不到厨房；没有自来水，只能喝又苦又咸又发土腥味的井水；到处是成群的跳蚤，打成团的蚊子，和数不过来的臭虫，黑压压成片的苍蝇，传染着疾病。

每逢下雨，不但街道整个的变成泥塘，而且臭沟的水就漾出槽来，带着粪便和大尾巴蛆，流进居民们比街道还低的院内、屋里，淹湿了一切的东西。遇到六月下连阴雨的时候，臭水甚至带着死猫、死狗、死孩子冲到土炕上面，大蛆在满屋里蠕动着，人就仿佛是其中的一个蛆虫，也凄惨地蠕动着。

布景 龙须沟的一个典型小杂院。院子不大，只有四间东倒西歪的破土房。门窗都是东拼西凑的，一块是老破花格窗，一块是“洋式”窗子改的，另一块也许是日本式的旧拉门儿，上边有的糊着破碎不堪发了霉的旧报纸，有的干脆钉上破木板或碎席子，即或有一半块小小的破玻璃，也已被尘土、煤烟子和风沙等等给弄得不很透亮了。

北房是王家，门口摆着水缸和破木箱，一张长方桌放在从云彩缝里射出来的阳光下，上边晒着大包袱。王大妈正在生着焊活和作饭两用的小煤球炉子。东房，右边一间是丁家，屋顶上因为漏雨，盖着半领破苇席，用破砖压着，绳子拴着，檐下挂着一条旧车胎；门上挂着补了补钉的破红布门帘，门前除了一个火炉和几件破碎三轮车零件外，几乎是一无所有。左边一间是程家，门上挂着下半截已经脱落了破竹帘子；窗户上糊着许多香烟画片；门前有一棵发育不全的小枣树，借着枣树搭起一个小小的喇叭花架子。架的下边，靠左上角有一座泥砌的柴灶。程娘子正在用捡来的柴棍儿烧火，蒸窝窝头，给疯子预备早饭。（这一带的劳动人民，大多数一天只吃两顿饭。）柴灶的后边是塌倒了的半截院墙墙角，从这里可以看见远处的房子，稀稀落落的电线杆子，和一片阴沉的天空。南边中间是这个小杂院的大门，又低又窄，出来进去总得低头。大门外是一条狭窄的小巷，对面有一所高大而破旧的房子，房角上高高的悬着一块金字招牌“当”。左边中间又是一段破墙，左下是赵老头儿所住的一间屋子，门关着，门前放

着泥瓦匠所用的较大工具；一条长凳，一口倒放着的破缸，缸后堆着垃圾，碎砖头。娘子的香烟摊子，出卖的茶叶和零星物品，就暂借这些地方晒着。满院子横七竖八的绳子上，晒着各家的破衣破被。脚下全是湿泥，有的地方垫着炉灰，砖头或木板。房子的墙根墙角全发了霉，生了绿苔。天上的云并没有散开，乌云在移动着，太阳一阵露出来，一阵又藏进去。

〔幕启：门外陆续有卖青菜的、卖猪血的、卖驴肉的、卖豆腐的、剃头的、买破烂的和“打鼓儿”的声音，还有买菜还价的争吵声，附近有铁匠作坊的打铁声，织布声，作洋铁盆洋铁壶的敲打声。〕

程娘子坐在柴灶前的小板凳上添柴烧火。小妞子从大门前的墙根搬过一些砖头来，把院子铺出一条走道。丁四嫂正在用破盆在屋门口舀屋子里渗进去的雨水。二春抱着几件衣服走出来，仰着头正看刚露出来的太阳，把衣服搭在绳子上晒。大妈生好了煤球炉子，仰头看着天色，小心翼翼地抱起桌上的大包袱来，往屋里收。二春正走到房门口，顺手接进去。大妈从门口提一把水壶，往水缸走去，可是不放心二春抱进去的包袱，眼睛还盯在二春的身上。大妈用水瓢由水缸里取水，置壶炉上，坐下，开始作活。

四 嫂 （递给妞子一盆水）你要是眼睛不瞧着地，摔了盆，看我不好好揍你一顿！

小 妞 你怎么不管哥哥呢？他一清早就溜出去，什么事也不管！

四 嫂 他？你等着，等他回来，我不揍扁了他才怪！

小 姐 爸爸呢，干脆就不回来！

四 嫂 甭提他！他回来，我要不跟他拚命，我改姓！

疯子 （在屋里，数来宝）叫四嫂，别去拚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！

娘子 （把隔夜的窝头蒸上）你给我起来，屋里精湿的，躺什么劲儿！

疯子 叫我起，我就起，尊声娘子别生气！

小 姐 疯大爷，快起呀，跟我玩！

四 嫂 你敢去玩！快快倒水去，弄完了我好作活！晌午的饭还没辙哪！

疯子 （穿破夏布大衫，手持芭蕉扇，一劲地搦，似欲赶走臭味；出来，向大家点头）王大妈！娘子！列位大嫂！姑娘们！

小 姐 （仍不肯去倒水）大爷！唱！唱！我给你打家伙！

四 嫂 （过来）先干活儿！倒在沟里去！（娘子出去）

娘子 你这么大的人，还不如小姐子呢！她都帮着大人作点事，看你！

疯子 娘子差矣！（数来宝）想当初，在戏园，唱玩艺，挣洋钱，欢欢喜喜天天象过年！受欺负，丢了钱，臭鞋、臭袜、臭沟、臭水、臭人、臭地熏得我七窍冒黑烟！（弄水洗脸）

娘子 你呀！我这辈子算倒了霉啦！

四 嫂 别那么说，他总比我的那口子强点，他不是这儿（指头部）有点毛病吗？我那口子没毛病，就是不好好地干！拉不着钱，他泡蘑菇；拉着钱，他能一下子都喝了酒！

疯子 （一边擦脸，一边说）我这里，没毛病，臭沟熏得我不爱动。

〔外面有吆喝豆腐声。〕

疯子 有一天，沟不臭，水又清，国泰民安享太平。（坐下吃窝头）

小姐 （进来，模仿数来宝的竹板声）呱唧呱唧呱唧呱。

娘子 （提起香烟篮子）王大妈，四嫂，多照应着点，我上市去啦。

大妈 街上全是泥，你怎么摆摊子呢？

娘子 我看看去！我不弄点钱来，吃什么呢？这个鬼地方，一阴天，我心里就堵上个大疙瘩！赶明儿六月连阴天，就得瞪着眼挨饿！（往外走，又立住）看，天又阴得很沉！

小姐 妈，我跟娘子大妈去！

四嫂 你给我乖乖地在这里，哪儿也不准去！（扫阶下的地）

小姐 我偏去！我偏去！

娘子 （在门口）妞子，你等着，我弄来钱，一定给你带点吃的来。乖！外边呀，精湿烂滑的，滑到沟里去可怎么办！

疯子 叫娘子，劳您驾，也给我带个烧饼这么大。（用手比，有碗那么大）

娘子 你呀，呸！烧饼，我连个芝麻也不会给你买来！（下）

小姐 疯大爷，娘子一骂你，就必定给你买好吃的来！

四嫂 唉，娘子可真有本事！

疯子 谁说不是！我不是不想帮忙啊，就是帮不上！看她这么打里打外的，我实在难受！可是……唉！什么都甭说了！